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併竭則疊恥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

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人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

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伏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其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乞奏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兵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許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臣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郤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於官有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謀矣徐城雖嶮固而樓櫓救惡又城大而兵 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

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木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疽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北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

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
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
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
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
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
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
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
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
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
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
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
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
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乎臣
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
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
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
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
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
處置疆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

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
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
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賊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
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
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
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忠臣之義故昧
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各
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
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
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
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
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
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
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
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
或主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
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
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廉吏由此而進者不可
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列選校以掌牙兵是時
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

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
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填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
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
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
鱓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
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
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
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
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
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
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
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
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
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
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自委曲
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
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
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蠡起
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
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

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
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
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戡兵省刑時使薄
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
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
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
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
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

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

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而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繫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

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播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迭矣趙克國有言湟中穀斛入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

次諭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聞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貨易無患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成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隣利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皆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藩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弒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

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國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足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力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手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挾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

和之章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

宋文鑑 卷五十五
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切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期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而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武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齊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鹵簿準故事郊祀旣成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切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齊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

宋文鑑 卷五十五
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
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台法不至

司之意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
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
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
狂愚力排群言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
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
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驚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
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

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弗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復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

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
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
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害繼作歷月移
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
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
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
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克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
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
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
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
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
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咀破壞其國而後
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馱苦思漢而
又乘其荐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
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
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
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
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捕其人而不
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
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

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日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

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克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漻漻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關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

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
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
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
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
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
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
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
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
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
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
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
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
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
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
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
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
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
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
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
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

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旣積則吏不得不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

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鈞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旣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

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

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

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

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備使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鬪入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天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

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汾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

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懲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之與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

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塋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

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士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

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
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
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
力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䟽屬王
者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
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
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
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
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
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
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
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
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
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
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
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
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
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
之米每歲漕沭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

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益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治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

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克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
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
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
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
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
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
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

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
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
之人彊狠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
先帝知琦朴忠豁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
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
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
對方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
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難琦說仍
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
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
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
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鷄豚狗彘抄劄殆遍專
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筆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
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
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
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
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
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
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

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能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間閭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旣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

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日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日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撻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廢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

宋文鑑 卷五十七 四
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忝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魍魎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

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
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
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
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
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
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
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
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
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满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
以三桓分泄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
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
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
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
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舍養
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
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
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擢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
而明堂薦于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
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

欵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玉珪蔡確用事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帝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

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創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浸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言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群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字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益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二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通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踐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可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外

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群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通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爲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才

劉摯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推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浹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

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爲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培削民財爲功以興起犴獄爲材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爲聚歛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遯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在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

簡怠情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

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切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疑爲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陛下卽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開關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

青苗之疑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今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財議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始文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耆勞午牽會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各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獯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於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

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當察此乎去舊臣
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
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
下者是已之所爲而陛下必將又任以聽其伸縮也
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敎而與治是以陛下
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
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
公事以傾勲舊構大獄以遂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
耳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涓
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
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
挾精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
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
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
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
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
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
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
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
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

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
晉人之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
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
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
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
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
等使之槩出緡錢皆爲人父母愛育養基本之所宜
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
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
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旣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
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
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
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
體難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
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
子之義耳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
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
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
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
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少回聖慮收

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罪而無所抹正已之進退又媿媚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爲訂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絜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倅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一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以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爲此法以推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

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生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群賢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所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目皆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背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間

對憤排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益其意不如是疎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益也况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卽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八

序疏

請修勅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

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其去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

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救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歛意在肅進虐民甚者亦欲非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治用中之意夫察時

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 摯

臣切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卞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

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賫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翔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

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卽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順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遛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癸唐除陌間架揚地之事傷汗國體不卹怨讎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按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焚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

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綦布張弇而設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寘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籍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倥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克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

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變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共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效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存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

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闕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其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中外之論皆爲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

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周情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爲大都護及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爲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

元振判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害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瓘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鄜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苦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瓘卒以無功輕謀幣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

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公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

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旣避父而稱親則

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夙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旣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日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旣去後者復然

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非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旣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訥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

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
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
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
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指心用
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
下察而卞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
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一作輔
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
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
弟者亦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
性故曰少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
秋之富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
養薰陶而已大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
乞朝廷慎選賢德之人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
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

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難艱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

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克經筵祇應以俟候

宋文鑑 卷五十八 十一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

竊恐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
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
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
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
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
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敢
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
常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
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
而用於義爲安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
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
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
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
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
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
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
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
以爲召而不往推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

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士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肯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

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
之計惟是輔上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
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
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
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
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
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
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
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
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
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
則能文官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克輔道何用置
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
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
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
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
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
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此

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克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贊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

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旣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卞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目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勒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

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
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
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
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
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
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
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
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
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
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
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
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
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
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
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
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
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
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

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九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早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旣薄或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

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賫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

肩美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旣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穗克其腹者不過䟽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

論明堂

范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卽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禱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

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
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詔明德傳之萬世大略
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
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
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
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
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言齋曰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
其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
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
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
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
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
群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
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
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

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日族姓二
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
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
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
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
嫫祖爲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
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
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
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
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
於姜嫫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
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爲
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
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
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
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
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
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宗安后皆有唐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官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

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爲進言者必曰天

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戇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策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

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若莫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于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

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旣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六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能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旣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人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已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

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旣親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

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旣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

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入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

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喬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

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
宜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
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
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
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
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
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
母子如初宮省清肅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
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
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
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
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
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
時休息權舟船置堆棊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
食專事刻剝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
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
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
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
外無不駭愕旣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

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

選左右士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著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

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污隆人情去就臣義均
休戚榮辱不忍默然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
下裁察